

勇锁关山

(七场话剧)

人民文学出版社

勇 锁 关 山

(七场话剧)

肖 玉 编剧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一九七八年·北京

勇 锁 关 山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 京 朝 内 大 街 166 号)

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

六 〇 三 厂 印 刷

字 数 65,000 开 本 787×1092 毫 米 $\frac{1}{32}$ 印 张 $3\frac{1}{2}$

1978 年 6 月 北 京 第 1 版 1978 年 6 月 湖 北 第 1 次 印 刷

书 号 10019·2591 定 价 0.24 元

人 物

赵前程——中国人民解放军某团团长，二十九岁。

崔大胜——中国人民解放军某团一连连长，二十五岁。

梁万里——中国人民解放军某团政治委员，三十岁。

顾田明——中国人民解放军某团一连指导员，二十五岁。

老革命——赵前程团长的同乡，饲养员，四十岁左右。

杨锁柱——一连连的通信员，刚入伍的新战士，十七岁。

李生强——一连连的班长。

黄万江——一连连的战士，广东籍，刚被解放过来不久。

孙镇山——赵前程的警卫员。

宋春友——参谋。

小 朱——女，宣传队员。

小 陈——女，宣传队员。

干部、战士若干。

杨大叔——五十岁左右，杨锁柱的父亲。

马大娘——塔山堡的贫农。

马移山——马大娘的儿子。

山 嫂——马移山的妻子。

男女群众若干。

魏志酬——敌军长，三十五岁左右。

吕保才——敌师长，近四十岁。

龙海天——敌团长，魏志酬的心腹。

钱、邱副官及敌兵若干。

第一场 毛主席的命令

〔一九四八年，秋。

〔长春外围——农村。

〔高粱火红，苹果熟透，正是深秋季节。在村头，一棵高大的柏树，树下是一所祠堂的门楼。院墙上写着一幅醒目的大标语：“练好兵，打长春！”

〔祠堂对面是一排农屋。屋边上是一眼有轱辘架的水井。

〔幕启：远处响着《说打就打》的嘹亮歌声；透过歌声，还可听到战士们练兵的喊杀声。

〔老革命摇着轱辘，把水桶从井中提起。一面操担杖，一面颇有感慨地自语。

老革命 咳！唱啊，练啊，都快半年了！（对“练好兵，打长春”的标语一瘪嘴）为啥光打雷不下雨呢！（把担杖钩挂好两个水桶，正欲上肩，却被突然跑来的杨锁柱将担杖夺过）

杨锁柱 （恳切地）老革命叔叔，我帮你挑。

老革命 （一愣）你，这是从哪杀出来的程咬金？

杨锁柱 我就是前面杨家屯的。有位崔连长，就住在我家。

老革命 哦！你就是那老缠着要当兵的锁柱啊！

杨锁柱 是啊！我还要求你。

老革命 这，你求崔连长去，不就结了！

杨锁柱 崔连长说，这事，得请示团长。

老革命 哦，你是要我领你去找团长啊？

杨锁柱 还要求你给我多说两句好话。

老革命 我说了，当个啥。

杨锁柱 崔连长说，团长顶听你的话。

老革命 哈哈。这可用上你们东北“来大玄”这句话了。

照实说，人家是团长，我是个饲养员……

杨锁柱 崔连长全告诉我了。他说你这个饲养员能管团长。所以……

老革命 (严肃地)照实说，你这兵当不成。

杨锁柱 为啥？

老革命 连个真假都分不清，还能当解放军？

杨锁柱 (有伤自尊心地)你，太瞧不起人了！（转身欲走）

老革命 (放下担杖，上前一步，将杨锁柱拉住)嗨！好大的脾气呀！

杨锁柱 (将胳膊从老革命手中挣脱出来)俺有啥脾气？俺参军是诚心诚意，想打进长春，为死去的爷爷、奶奶、妈妈、姐姐报仇！为了这，我东跑西跑，光和崔连长俩，就把嘴皮子都磨破了。崔连长是个爽朗人，他说的话，我看半点假不掺。是他告诉我，“只要团长点头，我马上就给你发枪。要想叫团长点头，你去求求老革命。”我乍一听还纳闷，说：“老革

命只不过是个马号儿，怎么能帮上我的忙呢？”崔连长当即指着我的鼻子说：“你呀，还不知咱解放军的规程呢！咱解放军里，团长和马号，政治上也一律平等。特别是那位老革命，一参军，就和团长在一起，团长可尊重他呢！他只要说说话，团长准听。去吧！”

老革命 哈哈。这个崔大个子啊，可真把我抬举到旗杆顶上了。团长尊重我，那因为我喂马也是干革命，可这工作上的大事儿，我还得照听团长的，怎么能把个上和下都颠倒了呢！

杨锁柱 他说团长待你，就象亲哥哥一样。

老革命 那是因为我比他多吃了几年窝窝头。

杨锁柱 崔连长还说，你和团长俩是老乡！

老革命 这话，你又说离谱了！照实说，我和赵团长，是在一个伙计屋子里挨过皮鞭，受过饥寒。穷人的血泪，把俺俩泡在一起，阶级的仇恨，把俺俩抱成了一团儿。我关照他，是因为他听毛主席的话，实心实意地领着咱为穷人打江山；他尊重我，是因为我干革命，也没揣半点私心。这跟老乡不老乡的，压根就不挂边儿。

杨锁柱 那，我也跟你学。

[远处传来喊声：“老革命同志——”随着喊声，孙镇山上。

孙镇山 老革命同志，团长有请。

老革命 啥事？

孙镇山 叫你准备好理发的家什。

老革命 理发！（精神振奋起来，对杨锁柱）成，快跟我去吧！

杨锁柱 你……

老革命 走吧。团长一要理发，十有八成是有了战斗任务。
照实说，你是碰上好运气了！（欲操担杖）

杨锁柱 （夺过担杖）我来挑。

老革命 （帮助挂好水桶）走！

〔老革命、杨锁柱、孙镇山下。

〔练兵的喊杀声。尖锐的哨声。

〔崔大胜的声音：“演习搞到这里。现在以班为单位，进行评论。”

〔李生强的声音：“一班，到家祠前面。”

〔李生强率黄万江等上。

李生强 （掏出烟荷包，用纸卷烟）大家先各自坐下休息休息吧。

战士甲 连长不是叫咱抓紧时间评评刚才的演习嘛！

黄万江 是（读孩音，下同）呀！

李生强 有啥好评的。

黄万江 是呀！

战士甲 咋没啥好评的？象宋参谋刚才摆布的，我脑子里还一大堆问题呢！

战士乙 啥问题？

战士甲 你说,一点两面,到底是个啥战术?

黄万江 是呀!

李生强 是呀!是呀,你到底是个啥想法呢?

黄万江 吾有懂罗!

战士乙 别说你是刚解放过来不到半年,就是我这个老兵,也还是满脑袋浆糊呢。

战士甲 (学黄万江口音)是呀!

李生强 这么瞎吵吵,还不如悄悄地养养神儿。

战士甲 我脑子里的问题还没解决呀!

李生强 光这么瞎吵吵,就能解决了?反正我这石灰脑袋瓜儿,是装不了那么多么二三,一点,两面,三三制,还有什么?四……

战士甲 四快一慢。

李生强 对,这么多一、二、三、四,叫大老粗,往哪记去。

黄万江 上级说,我们做罗!

战士甲 那还叫啥军事民主呢。军事民主呀,就是集中大家的意见……

战士乙 还得添上两个字:正确。

战士甲 对,正确意见。

黄万江 难罗,谁敢保说的全正确罗!

战士乙 不正确就批判呗!

李生强 批判倒不怕,怕的是保卫股长给扣大帽子哟。(指墙上标语)就拿这“练好兵,打长春”来说吧……

[崔大胜匆匆上。

崔大胜 你又在这儿瞎摆呼啥？

李生强 连长，我是说……

战士乙 说你（指标语）编顺口溜发牢骚，差一点叫人家把鼻子刮掉！

崔大胜 这呀，（望着标语，心潮起伏，不由自主，自语）打雷不下雨，刨地不栽葱，空喊打长春，半年无踪影。（对着大家爆发地）到现在，我这心里还是发闷啊！

李生强 咳！要闷，就叫它烂在心里！

崔大胜 我，没那种修养。

李生强 连长，你的为人，我明似镜地清楚。半年多了，硬这么空喊打长春，按兵不动，谁心里不憋得慌！特别是一看报纸，西北、中原、华东、华北，人家兄弟野战军，今个消灭敌人一个旅，明个消灭敌人一个整编师，那胜利捷报，更把咱催得心里发痒。可是，你吐吐心里闷气，人家就刮你的鼻子，好家伙，若不叫顾指导员为你开脱，不叫团长了解你的根底，你这个连长啊，恐怕……

黄万江 是呀！

战士甲 你又是呀个啥？发扬军事民主，是咱毛主席的号召。依我看，乱扣大帽子的人，那才是足斤足料的……

李生强 （制止地）你这嘴巴，还是放上岗哨吧！

战士甲 这……

崔大胜 （转移话题）还是讨论刚才的演习吧。

战士甲 讨论？咳！我这嘴巴，还是放上岗哨吧！（抱枪在一边坐下）

〔静场。〕

崔大胜 一班长，你这是怎么搞的？

李生强 你看，这是我跟你学着卷的“穷人抬头烟”，抽一支吧。

崔大胜 （接过烟，看了一会儿）你，这是跟我学的？

〔李生强点头。〕

崔大胜 （另卷一支，并在一起，举起）大家看，这两支烟一样不一样？

战士乙 差得远呢！这一支，真正抬起了头；这一支，和门平射炮也差不了多少。

崔大胜 （对李生强）你这一支为啥没抬起头来？因为你那卷法不对。（借题发挥地）为啥叫它抬起头来呢？因为烟末子太细，不抬这么一下，容易漏掉，还往嘴里吸。所以先把纸这么卷成筒，一捏，一抬头，再装烟，既不能漏，又不往嘴里吸。这就可以把烟完全、彻底、全部、干净地吸完。

李生强 （开窍地）我是先装了烟，后抬头。

崔大胜 所以，既抬不起来，又叫烟末漏了下来。

战士甲 也就不能完全、彻底、全部、干净地吸完了！

黄万江 是罗！是罗！

李生强 （把烟一丢）那，咱就打开窗户说亮话吧！刚才这场演习，就不符合毛主席的打法。

崔大胜 为啥？

李生强 把敌人完全、彻底、全部、干净地消灭掉，是毛主席的教导吧？

崔大胜 不错。

李生强 可是，刚才宋参谋讲了半天一点两面，演习起来，却是撵鸭子归大堆儿，打这个碉堡，敌人撤进那个碉堡，费了半天劲，一个也没消灭掉，这和毛主席的教导怎么能对上茬口呢。

战士甲 着啊！团长每逢讲话，都说打仗要打歼灭战……

战士乙 这是毛主席的军事思想嘛！

战士甲 可一点两面是打什么战？

崔大胜 这个问题有意思。来，咱们到这祠堂院里，摆起个沙盘，好好琢磨琢磨。

〔众进院内。

〔宋春友气哼哼地匆匆走来，顾田明追上。

顾田明 宋参谋！宋参谋！你等我把话说完嘛。

宋春友 （站住，转身对顾田明）我没时间磨牙。

顾田明 （上前一步，严肃地）我要说的，是原则问题。

宋春友 原则？哼，你身为政治指导员，党支部书记，如果还有一点原则的话，也不会支持那些错误言论啊！

顾田明 我要向你问明白的，就是你说的“错误言论”到底是指的什么？

宋春友 攻击一点两面战术。

顾田明 提点意见,谈谈自己不明白的问题,就算攻击吗?
宋春友 说一点两面是打击溃战,不符合毛主席的军事思想,这不是诽谤和歪曲吗?

顾田明 那,你说,刚才的演习,打的是不是击溃战?

宋春友 这……

顾田明 演习的打法是不是按你讲的一点两面进行的?

宋春友 那,可能是我对一点两面还没完全弄懂。

顾田明 你既然没弄懂,为啥别人一提问题,你就吹胡子瞪眼呢?

宋春友 这,这是两回事。

顾田明 (诚恳地)同志!作为战友,我奉劝你一句话:不论什么时候,不论干啥,都要小葱拌豆腐,一清二白;光明磊落,心不带钩儿啊!

宋春友 自然。不过,驶船的看风,晒盐的看天。一个人要能有出息……

[杨锁柱兴致勃勃地跑上。

杨锁柱 指导员,批准了!

顾田明 批准了啥?

杨锁柱 团长批准我参军了!

顾田明 好啊!

杨锁柱 我马上去告诉我爸爸,回头就向崔连长报到!(跑下)

宋春友 看样儿,攻打长春要开始了!

顾田明 怎见得?

宋春友 这不，一心要打进长春，为妈妈、爷爷、奶奶报仇的杨锁柱，被批准参军了！

顾田明 这……

〔小陈和小朱提标语桶上。

小 陈 （向着墙上那“练好兵，打长春”的标语）快，这里还有一条。

宋春友 干啥？

小 朱 把它擦掉！

宋春友 （大惊）擦掉？

〔崔大胜等自院内出。

崔大胜 擦掉什么？

小 陈 擦掉你心里的闷气。

崔大胜 啥闷气？

小 朱 （学舌地）“打雷不下雨，刨地不栽葱，空喊打长春，半年无踪影！”

众 怎么？

宋春友 别胡说八道了。“练好兵，打长春”，这是上级首长提出的口号，你怎么能……

战士甲 （指远处）哎，团长来了！

〔赵前程精神抖擞地上。

众 团长！

赵前程 告诉你们个好消息，毛主席来了命令。

崔大胜 毛主席的命令！

赵前程 对！毛主席命令我们，要打一个前所未有的大歼

灭战！

众 大歼灭战！

赵前程 置长、沈于不顾，集中兵力，南下北宁线，把敌人的脖子掐住，先打锦州！

宋春友 （不解地）这，远离后方，侧敌行军，恐怕……

崔大胜 有毛主席亲自指挥，你怕什么？

〔杨大叔领整装的杨锁柱上。〕

杨大叔 团长！崔连长……

杨锁柱 新兵杨锁柱，前来报到！

崔大胜 俗话说，赶早不如赶巧。你这一参军，就赶上打大仗了。

杨大叔 （兴奋地）这就要动手打长春！

崔大胜 不，是要去关门打狗！

杨锁柱 不打长春了？

杨大叔 不打长春？（对杨锁柱）柱子，咱们走。

赵前程 上哪儿？

杨大叔 团长！你清清楚楚，俺锁柱他爷爷、奶奶、他妈妈、姐姐，都是叫长春的遭殃军杀害了。为了报仇，我才叫锁柱来参军。可如今，你们不打长春……

赵前程 咱先不打长春，是为了把东北的遭殃军，一古脑儿地全部消灭掉！（展开手中地图）杨大叔，你看！

〔舞台灯暗。赵前程手中地图投射到整个天幕上。〕

赵前程 （声音。随着声音，地图有显示）眼下东北的敌人就剩下长春、沈阳、锦州这么三个孤立的据点。这

— 锦州靠近锦西葫芦岛，敌人能从海上进进出出；再往南就进了关，又能和华北的敌人扯起手来。咱若先打长春，这沈阳和锦州的敌人，就可能往关里跑；可是，咱若南下北宁线，先把锦州打下来，就关住了东北的大门。里面，关住东北敌人跑不了；外面，挡住华北敌人进不来。

〔灯复明。〕

崔大胜 （领悟地对李生强等人）这一下，可把咱刚才糊涂了半天的问题弄清楚了吧！

李生强 清楚了！

杨大叔 这个战法，是谁出的主意？

赵前程 我们伟大的统帅毛主席。

杨大叔 好！这个战法好。（对杨锁柱）你听到没有？是毛主席发下的命令啊！好好跟着团长，往毛主席指的路上奔吧！

杨锁柱 你，不领我回家了？

杨大叔 毛主席的命令，把我这心照得亮亮堂堂。你前面走，我跟在后面，抬担架！

〔老革命上。〕

老革命 团长！我把马给你备好了！

赵前程 好啊。同志们，马上作好一切准备，遵照毛主席的命令，前进！

〔灯暗。〕

〔歌声起：〕